

给你道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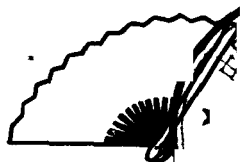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讀物出版社

相 声 集

給 你 道 喜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內容說明 ·

这个集子包括四篇相声。《給你道喜》写一位煤矿工人，在旧社会打了半辈子光棍，解放后結了婚，四十五岁第一回当爸爸。“大老黑”生了个“小二黑”，乐得他觉也睡不着。《牵牛記》叙述解放战争时期陈、謝兵团歼灭蔣匪帮李铁軍部队的經過。李铁軍外号“铁牛”。陈、謝兵团按照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把这只頑劣奸詐的“铁牛”在大別山里牵来牵去，终于把它全部歼灭。《出口成对》是一篇用春联編成的段子，一方面提供了春联，同时又通过这些春联，歌颂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巧嘴媒婆儿》是一个傳統段子，内容是揭露旧社会媒婆拉繹扒錢的可耻勾当。

給你道喜（相声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 $\frac{1}{2}$ · 字數 23,000

1963年11月第1版 ·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數 00,001—50,000

統一書号：T10168 · 21

定价：（四）一角三分

目 录

- 給你道喜 (对口相声)侯宝林、高方正 (1)
- 牽牛記 (对口相声)王长友、刘司昌、陈湧泉 (16)
- 出口成对 (对口相声)木 耳 (31)
- 巧嘴媒婆儿 (单口相声)張寿臣述、何迟整理 (38)

給你道喜

(对口相声)

侯宝林 高方正

甲：給你道喜。(作揖)

乙：啊，(莫名其妙地楞住)什么事呀？

甲：你應該說同喜同喜。

乙：同喜，同喜。

甲：对啦！再来。(重新見面)噓，給你道喜。

乙：哈哈，同喜同喜。(楞)什么事呀？把我鬧糊塗啦！

甲：喜事呀！

乙：噯，喜事呀？我沒有哇！

甲：噓，你沒明白。我有喜事。

乙：噯，這我才明白。你有喜事。

甲：对了。

乙：你給我道喜干嘛呀？

甲：我不給你道喜，你也得給我道喜呀！我为什么不爭取主动呢？

乙：越說我越糊塗，究竟你有什么喜事呀？

甲：哟，你真不知道哇？那可是官僚主义！

乙：你先别扣帽子。倒是什么事？

甲：就我这喜事，咱们全矿谁不知道哇？

乙：是呀，我听说你在这矿快三十年啦！

甲：是呀！没有不认识我的。

乙：我就不认识你。我是刚从外地调来的。

甲：哎呀，这么说我是官僚主义啦！

乙：不，咱们二位谁也不是官僚主义。

甲：啊，对啦，咱们俩人没见过面儿。

乙：不，见过一面你没理我。

甲：那可没有。你去打听，大家都知道，我这人见谁都嘻嘻哈哈，最爱聊天儿。

乙：是呀，你直冲我乐，可是你没理我。

甲：在哪儿呀？

乙：一进大门儿，我站在那儿，你在那光荣榜上。

甲：像片儿呀！那会说话吗？

乙：不会说话？咱们这不是聊了半天了吗？

甲：（楞）哈哈，好！你这人也爱说爱笑，咱们是一见如故，今后互相帮助。

乙：那可说不上。我是年青人，什么也不懂，把我调到你这组来，我一定好好儿向你学习。

甲：好哇，我们这组又添了新人，这也是喜事！

乙：那么，给你道喜！

甲：好，哈哈，同喜同喜。这不是对了嘛。

乙：你說半天是这个喜事呀？

甲：不，我还有喜事。

乙：什么喜事？

甲：你猜猜。

乙：一定是你又被評为先进生产者啦！

甲：咱們矿上先进生产者多啦，干嘛单給我一个人道喜呀？

乙：那一定是你的徒弟又当了标兵啦。

甲：那主要是党的培养，青年人的努力，干嘛給我道喜呀，我还給他們道喜呢，你得往我身上猜。

乙：你家里的事？

甲：对啦。

乙：那一定是你的老伴儿。

甲：嗯，有門儿啦！

乙：給你买了一只燒鸡。

甲：买一只燒鸡就給我道喜呀？要再打瓶儿酒呐，就得給我拜年啦？

乙：那我猜不着啦。

甲：告訴你吧，我生了个孩子。

乙：这真是大喜事儿，不光是大喜事儿，还是个新鮮事儿。四五十岁的一个大老爷們儿生孩子，真新鮮啊！

甲：我生的？我生的了嗎？我是高兴得把話說錯了。可是你这脑袋也成問題，你这脑袋……

(看乙的头)

乙：我这脑袋怎么啦？

甲：大概是委托商店买的吧！

乙：啊！

甲：旧貨！准确点儿說，思想旧，一張嘴就說老伴、大老爷們儿！你別瞧我年岁不小啦，可是我还願意称呼她——爱人。

乙：好么，我剛来就挨頓批評。这么說是你爱人生孩子啦？

甲：嚟，这就对啦。

乙：我得給你道喜。

甲：同喜同喜。

乙：这是老儿啦？

甲：老儿？

乙：啊！

甲：你說呢？

乙：我哪儿知道哇。

甲：老大。

乙：你今年有四十多了吧？

甲：啊，四十五了，剛当上爸爸。当是当上了，可是他還沒叫我一次呢！

乙：那是怎么回事？

甲：還沒滿月。

乙：那会叫嗎？

甲：你要知道，我能当上爸爸可不简单哪！煤矿工人，过去叫煤黑子、窑黑、窑花子。要不是解放，当爸爸？甭想那回事儿。

乙：旧社会资本家拿咱们不当人哪！

甲：那阵儿做窑有这么句话：“两腿到井沿儿，小命没一半儿，干的阴间活儿，吃的阳间饭儿。”干咱们这一行，又脏又累又危险，要想娶媳妇是难上难。

乙：哦，那阵儿你就是一个儿？

甲：不光是我一个人儿。在“锅伙”里住的都是光棍儿，没老婆，没儿子，连孙子也耽误啦。

乙：你是解放后才搞的对象？

甲：解放后咱们成了矿山的主人，生产情况、生活面貌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就……

乙：想结婚啦。

甲：虽然有这个想法，可咱又不是小年轻的，参加一次舞会，就认识几个女朋友。

乙：你不会跳舞？

甲：我会跳六。上了点儿年纪，在这方面还是缺乏敢想敢干的精神。

乙：那你这个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甲：我们党支部书记给介绍的。

乙：他很关心你哪。

甲：不但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还关心我当爸爸的

問題。上星期六我正在井下干活，还差三十分钟就要下班，可是我們班已經超产了五十多車煤，大家伙干劲十足，都想乘胜追击，再出几車煤，我們支部書記来了：“喂！大老黑！”

乙：叫誰呢？

甲：我。我小名叫大黑，因为上了年紀，人家給加上个老字儿；我跟支书是老伙伴儿，所以也叫我大老黑。

乙：噢！

甲：“大老黑，赶快上井換衣裳。”

乙：還沒到下班儿的时候呢？

甲：“剛才井上来電話了，叫你上去，要給你加上新官銜儿。”

乙：噢，那准是又提升啦。

甲：可我也納悶儿呀，我剛当上車間副主席不几天，又給我什么新任务呢？

乙：你可以問問支书。

甲：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什么事情他要是不說，你怎么問也是白搭。

乙：那就上井吧。

甲：我坐上了电車，到了井口，坐上大罐，一眨眼的工夫就来到了井上。一看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走进更衣室，脫下工作服，跑到淋浴間，打开水龙头，热水嘩嘩响，暖在我心头。

乙：你看，出口成章。

甲：我刚从头到脚搓上肥皂，我们支书和伙伴儿们也都下班儿来洗澡啦，大伙儿喜气洋洋，有说有笑。

乙：那是呀，又超产了嘛！

甲：支书说：“大老黑，给你道喜，赶快到医院去。你的新官衔儿，就是当爸爸。”

乙：噢！你爱人生产啦！

甲：我一听这话，撒腿就往外跑。大伙儿就喊我：“回来！快回来！”

乙：叫你干吗？

甲：我一瞧，是得回来。还带着一身肥皂沫儿哪。

乙：嗨！

甲：我赶紧冲掉肥皂沫儿，换上衣裳，往医院赶，一边儿走一边儿想：人家说“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我是大老黑当爸爸，也是头一回儿呀。

乙：真是大喜事呀！

甲：不知不觉地，我走的这个快呀，火箭也甭想赶上我这两条飞毛腿哟。我得看看我的爱人身体怎么样？还得抱抱我的小宝宝。到了医院，问清了房号床号，也没通知护士，直接跑到床前，一瞧我爱人，笑不拢嘴地在那儿躺着呢。

乙：赶紧问问吧！身体怎么样？孩子大人都好呵？

甲：嘻嘻……嘻嘻。

乙：你倒是說話呀！

甲：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呢，护士跑進來了：“噯，同志，你找誰呀？”

乙：是呀，你沒跟护士同志聯系一下。

甲：他把我給問楞啦。這時候我愛人說了一句話，那是我有生以來，從沒有聽見過的話，就好像坐電梯，一開電門，嗖的一下，暈打呼的那個滋味兒。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句話。

乙：什麼話呀？

甲：我愛人說：“這是我們孩子他爹。”

乙：噫，就这么句話呀！

甲：就这么句話啊！噫，你琢磨琢磨，“孩子他爹”，這說明什麼問題？

乙：不知道。

甲：第一，是我有了孩子。第二，是我當了爸爸。第三，是我已經接受了爸爸這個官銜。

乙：好呵，那你就宣誓就職，趕快發表談話吧。

甲：是呀。（打算發言又沒詞兒）道兒上我想了好些話，怎麼這個時候一句也想不起來啦！

乙：那你也得說幾句呀！

甲：憋了半天，我才想出一句最合適的話。

乙：你怎么說的。

甲：這句話又準確，又生動，又……

乙：什么話呀？

甲：我說……孩子他媽，你辛苦啦！

乙：噓，道謝來啦？你應該問問她生產情況。

甲：呵，對了：“看你生產這樣順利，也沒出事故，圓滿完成了任務，當然了，咱也不要要求超產。”

乙：什麼呀！你這兒檢查工作來啦！

甲：屋裡人全樂啦。

乙：那還不樂。

甲：正在這時候，護士把孩子抱來了。

乙：快瞧瞧吧。

甲：还挺胖。解放後，我覺得我已經夠白的啦，這小子比我还白。

乙：多新鮮哪！

甲：我抱着孩子跟護士說：“護士同志，還有床嗎？給我來一個。”

乙：干嗎？

甲：我也住這兒，好看孩子。

乙：噓，婦產科不收男同志。

甲：護士說：“您放心，孩子在我們這兒，准比您看的好。”

乙：那倒是。

甲：“您把孩子交給我吧，您也該走了。剛生完孩子的母親，也該休息啦，您明天再來看。”

乙：對了，你愛人得休息啦。

甲：好！不让我住我没意见，多呆会儿都不行啊？

乙：嘻，这是医院的规矩。

甲：我从医院回家，心总放不下，到家一看，我们家属主任李大嫂，正给我做饭呢。

乙：你们那儿家属工作作的真好。

甲：好，陪着我爱人检查，送医院，都是她们办的。我哪懂这套。

乙：那你可得好好谢谢李大嫂。

甲：是呀，我说：“他李嫂子，你受累啦。”

乙：不是李大嫂吗？

甲：有了孩子就不能那么叫啦。我说：“他李大嫂子，你全给我们办好啦，真得谢谢您。”

乙：对。

甲：我吃完了饭，往炕上一躺，我怎么也睡不着了。

乙：怎么啦？

甲：我总想着他们呀！第二天一上井，我又跑医院去啦。天天跑医院，连跑了好几天，应该住一个礼拜，五天我就给接回来了。

乙：住五天也行啦。

甲：不行也得接，我太想啦。接回来以后，家里更热闹啦！我们伙伴都来了，支书也来了，街坊邻居也都来了。

乙：给你道喜！

甲：还收了不少礼物，小枣儿、鸡蛋、紅糖什么的，我真不好意思。

乙：你这是特殊情况，老来得子，收下吧，別客气啦。

甲：对啦，他們也这么說。支书看我抱着孩子，端詳半天，他問了一句話，把我問楞了。

乙：他問什么啦？

甲：“是男孩儿，是女孩儿？”

乙：你告訴他吧！

甲：我也得知道啊！

乙：啊，你不是說儿子嗎？

甲：我是那么想的呀！坏了，別犯了主观主义。

乙：快問問你爱人吧！

甲：我正要問哪，幸亏孩子他媽說啦：“是男孩儿。”

乙：解圍啦。

甲：他又問了一句：“叫什么名字？”（吞吞吐吐的）我說……

乙：你甭說了，还让嫂子說吧！

甲：她也說不上来呀，还没起哪！

乙：那就赶快起吧！

甲：我急的滿头大汗也没想出轍来，幸好人多主意多，支书說，你喜欢什么就給他起个什么名字。

乙：噯，这主意不錯。你喜欢什么？

甲：我喜欢煤矿，煤，好煤，优质煤，烏黑光亮的煤。

乙：那不行，字儿太多了。明儿人家問你，“小孩儿叫什么名字？”“煤矿，煤，好煤，优质煤，烏黑光亮的煤。”人家記得住嗎？

甲：要不这么着：我叫大老黑，他叫小二黑。反正我們都离不开黑……

乙：啊！

甲：煤。

乙：好吆，小二黑，这名字挺响亮。

甲：大伙也都說不錯。我把大伙儿送走以后，回来一瞧，还有一位客人沒走哪。

乙：誰呀？

甲：李大嬸子。

乙：李大嬸又来啦？

甲：天天在我們家帮忙。我說：“他李大嬸子，您也休息吧！”

乙：对啦，該休息啦。

甲：李大嬸子說：“鸡湯在鍋里溫着呐，你給她下点挂面，臥俩鸡子儿，让她吃了再睡。东西全給你准备好啦。”

乙：这事儿还不好做？

甲：就做这点事儿我还犯了个小錯誤。

乙：怎么啦？

甲：我送走了李大嬸，趕緊下挂面，見倆開兒，臥上雞子兒，倒點香油，醬油，我嘗了一口，咸不絲兒的还挺有味兒，还挺鮮！

乙：這不是挺好么？

甲：可我一看，旁邊還有一包紅糖，聽說月子人吃紅糖有好处。

乙：是有好处。

甲：我就喇……

乙：倒里边兒啦？

甲：孩子他媽問：“挂面湯怎么又甜又咸呢？”我說：“我把紅糖攔里啦。”“噓，紅糖糊水喝的。”我說：“我……”

乙：你怎么着？

甲：我違反了操作規程。

乙：上補課班吧！（煤矿上違反操作規程的工人，必須參加操作規程的學習，大家都叫補課班——作者注）

甲：我說，下回就知道啦。一会儿，孩子他媽睡了。我干完活也上炕睡覺，關上燈，怎么也睡不着，我又開開燈，把孩子抱起來，这么看看，那么瞧瞧。

乙：你別把孩子折騰醒了！

甲：嗯，睡的香着吶。我說：“二黑呀，你了解咱家情況嗎？爸爸是煤矿工人，媽媽在街道做事兒。”